（一）回忆往事，生意惹祸

凤家南郊区的花田，本是凤凝夕最喜欢来的地方，如今却成了她的葬身之处。

看着自己最疼爱的妹妹闭上双眼，凤霖恼羞成怒的握紧双拳，向眼前满身是血的男人狠狠砸去。

“噗——”男人倒在地上，一口血喷了出来。可是他好像并不在意，而是飞快的起身回到凤凝夕身前，将她紧紧拥入怀中。

“松手，你不配抱着她。”凤霖嘶吼着上前想要分开两人，可无论他怎么使劲男人就是不放手。于是，更多的拳头落了下来。

之前的争斗已经耗费了男人过多的体力，随着凤霖一拳一拳的击打，男人终于挺不住晕了过去。

……

“我不会让你见她的，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，你还有什么脸来送她？”

“凝夕是因你而死，要不是她求我放过你，我一定现在就叫你去给她陪葬！”

“滚！凝夕已死，你和凤家再无关系，给我滚出凤家！”

……

五年过去，往事历历在目。

“凝夕，你在那边还好吗？” 望着夜空，孙武深吸了一口手中的香烟，吐出一丝白气。

五年前他逃到这里，租下一个店面做起了生意，头两年生意没什么起色，一直处于亏本状态，在积蓄就快花光走投无路之时他遇见了龙哥。

龙哥在道上混，做的都是些见不得光的生意，他见孙武脑袋机灵，又任劳任怨，于是伸出了援手。因生活所迫，孙武最终妥协，跟着龙哥上了道，一干就是三年多，他的杂货铺也改行成了古董店。一年前，他盘下现在居住的这栋两层小楼，就此安定下来。

五年时间，孙武慢慢将旧事放下，只是每年凤凝夕生日这一天，他都会空出来，买一个生日蛋糕、几瓶酒，独自一人窝在阁楼里唱着生日歌，纪念自己逝去的爱人。

孙武抽完最后一口烟，将烟头往酒瓶里一扔，看了看那早已燃尽的蜡烛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又忘记许愿了，不过，也没什么好愿望，替你活着就行。”

隔天，孙武像往常一样守在店里，最近道上的熟客和龙哥那都没动静，这间藏在巷子里的店铺也并不起眼，通常不会有人来光顾，他刚好落得个清净，于是乎干脆打起瞌睡。

“嘎吱——”

尖锐的开门声响起，孙武迷迷糊糊的睁开双眼，只见两个年轻漂亮的女孩正站在门口四处张望，似乎在寻找什么。

“晴晴，你确定是这家店吗？我怎么觉得这和别家没什么差别，只是地方偏僻了些。”其中一个红发女孩问道。

“进去问问就知道了。”说着，晴晴拉着红发女孩就往孙武的方向走去。

“请问，”晴晴看了一眼趴在柜台上的孙武，试探性的问道：“是孙老板吗？”

孙武坐起身打了个哈欠，伸了伸懒腰，半梦半醒的应了一声。

“你什么态度啊？问你话呢。”一旁的红发女孩见状突然生起气来。

孙武眯起双眼打量了一番眼前的两人，红发女孩穿着有些夸张，配上那头红发，离杀马特不远了，而那个叫晴晴的女孩反倒长得文文静静，一条修身白裙，一头及腰长发，就像超脱红尘的仙子一般。

“两位美女找我什么事？”孙武淡淡的回答，对于这样的陌生客人，他不想接触太多，毕竟自己做的不是门面上的生意。

“找你当然是买东西了。”红发女孩说着快速从包里掏出手机，翻出一张相片递到了孙武面前。

“这个有没有？”

孙武瞥了一眼手机屏幕，摇摇头答道：“没有，我这店小，能卖的东西都已经摆出来了，你们随便逛。”

“就知道没有，这种又破又小的店怎么可能有唐三彩，还害我跑那么远过来，真是的。”红发女孩一边抱怨一边转身就要走，谁知被晴晴一把拉了回来。

“小柔，别闹。”

“哼！”小柔甩开晴晴的手，赌气道：“这破地方，车子进不来，大热天的走几公里，好不容易找到了还没有我要的东西。看看周围，屁大点地方，就几件不知真假的破古董，只剩三天了，三天之内要是弄不到我可真的死定了。”

“你别急，龙哥不是说了吗，你要的东西这肯定有。”

孙武淡定的看着眼前争吵的两人，小柔要的东西不是没有，只因不想多生事端他才那样回答，不是熟客概不接待，做他这行的小心谨慎些好。然而，当晴晴提到龙哥时他却心头一惊。

晴晴安抚好小柔，凑到孙武面前，细声说道：“孙老板，我这妹妹脾气本来就急躁，今天烈日当头，我们也是走了很远的路找来的，她可能是累着了，所以才会胡乱说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”

孙武本就没把这当回事，不过既然人家委婉的道歉了，他自然也要做做表面功夫，连忙摆摆手示意没关系。

“孙老板，其实我们是龙哥介绍来的，刚才你应该也听到了，东西要的急，能不能麻烦你想想办法。”晴晴诚恳的说着，但孙武还是很介意两人的身份，不禁皱起眉头，没有回答。

不远处的小柔看着互不作声的两人，急躁的吼道：“晴晴，你们在干嘛呢？东西有就有，没有就走，和他罗嗦啥。”

“龙哥介绍来的？”孙武终于出声了，“那你应该知道规矩。”

“当然知道。”语毕，晴晴从包里掏出一张金色的小卡片，卡片上有些奇怪的纹路。

“给我。”孙武拿过卡片翻来覆去仔细检查了好几遍，这才放心的说道：“早些把东西拿出来不就没这么多事了吗？”

一旁的小柔暴脾气差点又上来，幸好晴晴抢着答道：“是我粗心，还请孙老板见谅。”

“好说。”孙武瞅了瞅脾气没发出来的小柔，心里偷笑了一下，以这小妮子的性情，估计一会儿还得找个茬把肚子里的火发出来，从没见过脾气这么差的女孩子，还是这个晴晴好，说话温柔，人也长得漂亮。

“东西我会想办法，不过你们要的急，价钱方面，龙哥那应该打过招呼吧？”

“价钱不是问题，能尽快弄到就成。”晴晴干脆的回答。

生意谈妥，孙武送两人离开，他站在门口看着远去的背影，似乎在等待什么发生。

果然，两人刚到转角，一个小男孩突然窜出来撞到小柔身上，小柔看都不看直接破口大骂，尽管对方只是个四五岁的小孩，可小柔不管不顾，用尽了各种难听的字眼，引得周围人家纷纷出来观望，晴晴吓得慌忙捂住小柔的嘴，拉着她就跑。店门口的孙武见状“噗嗤”一声笑出声来，接着自言自语道：“天气热，降降火！”

……

当晚下了一场暴雨，下得很突然，一整天的万里无云，转眼间就瓢泼大雨。

紫藤苑的别墅里，一个黑影闪过，不一会儿书房的灯亮了。

“人已经接触到，三天后就能带回来。”

“嗯，安医生那边如何？”

“一切妥当，就等人来。”

“老爷子在家，行事谨慎些。”

“明白，请苏董放心。”

“轰——”一个巨雷劈开天际，书房的灯暗了下去，山中的别墅再次陷入沉默。

两天后，按照约定晴晴派人来店里取走了唐三彩，顺带留下一张名片，上面写着“秦峰集团公司副总——苏晴”。

握着名片，孙武想起自己听到的那些传言。

秦峰集团，据说是从一个小小的药物公司起家，因一次质量事故差点倒闭，这时苏家独子苏建峰突然出现，不仅力挽狂澜，还将公司越做越大。在占有了百分之八十的药物市场之后，秦峰开始转向投资其他行业，进而发展成为集团公司，苏家也成为了秦峰的掌控者。

五年前，苏建峰把公司交给了长子苏景轩，这个新上任的苏董也是个厉害的角色，听说是学医出生，十分热衷于医疗，自他接手后，秦峰的投资重心都转向了生物医疗行业。五年时间，秦峰的医疗研究机构已经遍布全球，以其名义投资或开设的医院更是数不甚数。如今的秦峰在全球商业领域算是数一数二的，副总这个位置的分量可想而知。

“年纪轻轻就坐上这个位置，挺有本事。” 孙武心里感叹道。

“苏晴~苏，晴~”孙武默念着名片上的名字，突然灵光一闪，他冷笑了一声，“原来是苏家人！”

……

又过了一日，没活的孙武依旧守在店里，忙的时候每天都睡不够，起早贪黑累的半条命都没了，现在难得有几天清闲，他趁机补起觉来。

突然，“嘭——”一声巨响，几个彪形大汉撞开店门冲了进来，还不等孙武回过神，走在最前面的一人就将他从柜台后扯了出来，虽然在道上混过几年，可这突如其来的阵势还是让他心生胆怯。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孙武大声问道，自己做的是黑生意，看这阵仗估计是仇家找上门，可道上的仇家都能认得出，这些人明显之前没见过。

“你们到底是哪条道上的？”孙武再次追问。

这时，对面走出一人，盯着孙武仔细看了看，确认说：“你就是孙武？”

“是啊。”孙武毫不犹豫的肯定了，接着，只见那人嘴角一扬，挥了挥手，身旁的大汉立马上前抓住了孙武。

“你们要干嘛？”孙武大吼起来，怎么说他也是有练过的，虽说比不上职业选手，但架打的不少，三两下就从那人手中挣脱出来。

“孙先生，”为首那人微笑的看着孙武，礼貌的说道：“我这些手下都是专业保镖，若你不想受伤还请乖乖听话，跟我们走一趟。”

孙武回头看了看刚才抓住自己的大汉，敢情人家是让着自己的。

“切~”他不爽的咂咂嘴，“就算跟你们走也得告诉我去哪儿啊？”

“等到了目的地你自然就知道了。”为首的人仍旧笑眯眯的看着他，伸出手示意他出门。

孙武回应了一个白眼，在两名保镖的护卫下出了店铺。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不好，对面人多势众，又都是专业打架的，并且进来时就把整栋楼搜了个遍，控制住了所有出口，单凭自己一人想要逃脱是不可能的，倒不如先跟他们走，等到了开阔的地方再想办法。

一群人从巷子里穿过，就像黑帮斗殴的阵势，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。孙武一边慢慢挪动着脚步，一边不停的用余光扫视着周围，希望能找到突破口。

跟在后头的带头人一直观察着孙武的行为，早就把他的小心思看在了眼里，刚过转角，躲开了众人的视线，他大步上前，右手突然多出一只注射器，迅速往孙武的脖颈间扎去，身前的人瞬间倒下。

（二）

孙武在疼痛中醒过来，但发现周围漆黑一片，根本不知自己身处何处。全身无力的他通过手指触摸着周身的一切，却只感受到身下的冰凉。

“我不会死了吧？”一个念头闪过脑海。

“咔”，房门被打开，一丝亮光透了进来，孙武这才隐隐约约看清了四周的环境，很多奇怪的仪器，好像是个手术室。

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人走进房间，直接来到孙武身边，往他手臂上扎了一针，孙武只感到一阵凉意顺着血管进入体内，还没来得及多想就晕了过去。

等他醒来，人已经换了地方。

病床上的孙武使劲坐起身来，这才看到正前方沙发上坐着一人，定睛一看，居然是小柔。

“醒了？”一抹邪笑划过小柔脸庞，可此时的孙武并未注意到。

“这是哪儿？我怎么会在这？”

“姓孙的，难道你忘了吗？你是被我抓来的。”小柔轻声说道。

抓来？孙武回想起之前的经过。

“那是你的人？”他疑惑的看向小柔，想不通这小妮子为何要抓自己。

“嗯哼。”小柔轻哼了一声，起身踱步到孙武身边，自然的往床边一坐，双脚缩起，刚好离地，她一边晃悠着双腿一边说道：“知道为什么抓你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小柔问话时并没有回头，于是孙武往床沿靠了靠，歪着脑袋想看清她的表情。谁知下一秒小柔突然扭过头，笑容灿烂的回答：“因为你骗我啊！”

孙武满脸吃惊，“骗你？我骗你啥了？”

“蹭”，一丝怒火在小柔内心燃起，她俏皮的眨眨眼，继续荡着双腿，淡淡的回应：“这时候还要说谎，不太好哦。”

孙武很是疑惑的说道：“算上今天，我和你就见过两面，说过的话加起来不超过十句，怎么可能会骗你，肯定是你弄错了。”

小柔没有出声，只是回过头看向窗外，一阵微风吹过，拂起她一缕刘海，而刘海下的双眼已经带上了几丝血色。

没等到小柔的回应，孙武继续解释道：“你们是龙哥介绍来的，就冲龙哥的身份我怎么都不可能在你们身上打主意，就算给我这个心我也没那个胆…”

此时的小柔已经听不进孙武的任何话语，她双手紧抓床单，微微颤抖，身体开始慢慢有了变化，可一旁的孙武仍旧自顾自的说着。

“…抛开龙哥不说，就冲你们苏家的地位我也不敢乱来，虽说只做了一单生意，但我不是个目光短浅的人，好不容易攀上苏家的关系，还不得赶紧巴结巴结套套近乎，指不定以后…”

“啊！”一阵巨大的尖叫划破长空。

刚才还振振有词的孙武此刻已经躺倒在墙角，一切发生的太突然，他慌忙想要坐起，谁知“哎哟”一声，整个人又瘫了下去。孙武轻轻动了动左臂，一阵巨痛传来，他只能右手撑地，靠着墙壁缓缓直起身。不远处，小柔早已从床上下来，面向他低着头没有任何动作。

强忍着疼痛，孙武回忆起刚才的一刹那，自己好像是被人硬生生扯住左臂扔到这里的，难不成手臂被扯脱臼了？可小柔一个女孩子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劲？

“小柔，你…”

觉得不对劲的孙武正想找小柔确认下，谁知一抬头就碰上了那对血红的眼眸，着实把他吓了一跳。

身材原本纤瘦的小柔此刻全身肿胀，四肢青筋暴起，满头红发仿佛被血水侵染过一般，在阳光下更加鲜艳。

“妖…妖怪…”孙武不禁吐出几个字。

“嘿嘿~”一阵惊悚的笑声从小柔嘴里发出，孙武瞪大双眼，目不转睛的盯着眼前的人，而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房门处，藏于身后的右手也在慢慢使劲，将身体撑起。

准备的差不多，孙武

根本不敢回头看，只想着赶紧逃离房间，远离那只妖怪。

终于挪到了门口，只要站起来打开门就可以逃出生天，我扒着墙努力直起身，就在摸到门把手的刹那，身后出现一个黑影，耳边一丝凉气拂过。

“想去哪儿？嘻嘻~”

我拼命的按下把手想要开门逃跑，可不知何时门被上了锁，身后的妖怪越逼越近，忽然，“啪”一巴掌，她把我按到了墙上。

“假瓶子被爷爷发现了，叔叔让我进‘惩罚屋’受过。你知道‘惩罚屋’是什么吗？嘻嘻嘻~我告诉你哦，‘惩罚屋’就是地狱，让人生不如死的地方。”

小柔一边自言自语，一边笑眯眯的盯着我，好似我就是她的玩偶，应该倾听她的心声。

“求你放了我，求你了。”看着眼前的妖怪，我痛苦的哀求道。

小柔好像很不满意我的回应，笑颜突然消失，换上一副疑惑的表情，“你不和我一起去‘惩罚屋’吗？”话落，她手一松，转过身背对着我，开始拼命摇晃脑袋，嘴里还嘟囔道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去？为什么？”

我瘫倒在地，无力的敲打着房门，希望能有人听到。忽然，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我惊喜的更加用力的拍打起来，同时呼叫道：“来人啊，快来人啊，救命，快救救我~”

脚步声停在了门口，“听到了，他们听到了，我有救了，终于可以逃脱这里了”，我激动的等待着救赎的来临，不幸的是小柔走了过来。

“孙武，是你吗？孙武，孙武！”门外响起了苏晴的声音，可是我却不敢应答，小柔安静的看着我，并没有什么动作，我也安静的看着她，生怕一出声就刺激到她。

“苏总，没人回答，应该不在这里，我们再找找吧。”

“嗯，分头找，声音就在这附近，尽快找到人。”

他们要走，那我还能活着出去吗？横竖都是死，不如搏一搏。

我发疯似的吼叫道：“我在这，在这，快救…”

果然，我一出声小柔瞬间变得暴跳如雷，她一把抓住我的头发将我扯倒在地，任由我各种反抗也不松手，她拖着我往房间最里面走去，边走边说道：“你欺骗小柔，你才应该去‘惩罚屋’。”

门外的人听到了我的叫声，可这上了锁的门真是牢固，无论他们怎么撞击仍旧打不开，只听苏晴的一个手下发话道：“去找切割机，快！”

“噔噔噔”的跑步声渐渐远离，苏晴冲着门内安慰道：“孙武你坚持下，我们很快就救你出来。”

坚持？面对眼前这只妖怪，要如何坚持？我内心不禁开始抓狂，各种神兽咆哮。

小柔像扔垃圾似的一把将我扔到角落，还容不得我舒缓片刻她就上前再次抓住我的头，拼命往墙上砸，切割机刚巧到位，苏晴的人开始破门。伴随着切割机的“嗞嗞”声，我的脑袋也“嘣嘣”的撞击着墙面，就像正在合奏一曲死亡舞曲。

不一会儿，我就倒在血泊之中，只残留着一丝无力的气息。想到马上就要死去，脑海里突然翻滚起来，很多记忆开始涌现。

白色的建筑里，一间间教室，一间间宿舍，突然画面一转，我来到了漆黑一片的地下室。

“小武，快来~~”

“小武哥哥，我们在这~”

随着声音我穿过一间间堆满各种医疗器械的房间，来到尽头的手术室。手术室亮着红灯，门却开着，我停在门口。

“小武~”

“小武哥哥~”

呼唤声此起彼伏的从手术室中传出，我迈开脚步往里走去，眼前出现一条没有尽头的过道，两个身影忽闪而过，我慌忙追了上去，过道两侧房间内的景象一一引入眼帘。

房间内的手术台上躺着一个个男孩女孩，差不多都是四五岁的样子。刚开始的几间房，孩子全身插满管子，安静的躺着，接着几个房间内的孩子腹部开始流出血来，血液慢慢浸染了盖在他们身上的白布，紧接着有孩子七窍流血，最后整个手术台都被红色笼罩。

我惊恐的跟着前方的身影奔跑，忽然一个左转，两个身影消失了，我停下脚步，慢慢挪到那间房门口，小心翼翼的向里张望。只见手术台上是一具被白布完全盖住的尸体，我走到中央，伸手想要去拉开白布，谁知尸体猛的坐了起来，白布掉落的瞬间——

“啊——”我惊醒过来，一旁的小柔被我的惊叫声吓了一跳，松开手退了几步。

我动了动手指，感觉身体好像恢复了一些，面前的小柔看我没有什么大动作，再一次向我扑来，那张血脸越逼越近，刚才幻境里的一连串画面随之闪过，突然，身体的某个开关似乎打开了。

就在小柔的手碰触到我发丝的瞬间，我大吼一声，猛的站了起来，一把抓住小柔的衣领，将她扯到面前，狠狠的按在地上。刚才还力大无穷的小柔现在却成了我的掌中之物，我的身体从未如此有力过。我骑到小柔身上，将她死死的压在身下，发疯似的抓住她的头发，使劲往地上撞击。小柔在我身下拼命的挣扎，各种吼叫呼喊，我全部无视，反而更加用力的报复着。

就在我感到小柔的头盖骨快要碎裂的时候，门外一行人终于闯了进来。看到苏晴和她的手下，我并没有得救的欣喜，而是异常愤怒的将小柔提起，丢到墙角，嘶喊着向苏晴扑去。还好苏晴的手下反应及时，连忙将我阻挡下来，可是如今的我并不是常人那般力量能够制服的，三两下我就将那几个手下打倒在地，正当我跳到其中一人身上，想要掐住他的时候，脖间突然微微刺痛，我扭头看向身后，只见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人拿着一只已经没了针水的注射器，慌忙躲到了不远处。

我用手摸了摸疼痛的地方，疑惑的扫视了一遍房间里的每个人，张口想要问上一句，视线突然模糊了，身体也像泄了气的皮球瞬间没了力量，只剩下无尽的疼痛。我晃晃悠悠的向苏晴的方向走去，伸出手往前抓了抓，嘴巴微微张了张，然后整个人倒了下去。

（三）订婚？

孙武醒来已经是三天以后，刚睁眼就碰上了苏晴关切的目光，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目不转睛的盯着他，楚楚动人的样子不免让他有几分心疼。

见孙武醒了，苏晴慌忙叫来医生，医生检查后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，叮嘱了几句便离开了，倒是孙武，还没缓过神来，满脸疑惑的盯着苏晴。

“别担心，医生说你是轻微脑震荡，加上失血过多，需要静养一段时间。” 苏晴走到床边，很自然的握住了孙武的手，这动作不禁让孙武心里一颤。

“这是我们苏家的私人医院，很安全，你就安心在这住着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”说着苏晴握紧了孙武的手，温度透过掌心传了过来，孙武安心的闭上双眼，想要继续睡一会儿，可身上的疼痛不禁让他回想起三天前的情景，他又睁开眼，嘴巴微微动了动，却发不出声。苏晴像是猜到了他的想法，将另一只手附上来，安慰说：“你先安心养病，等身体好些了我再和你细说。”

听到苏晴的话，孙武使劲挤出一丝笑容，不一会儿，虚弱的身体让他再次沉睡过去。

医院地下三层的研究室里，安祁铭正专注的盯着屏幕上的各种数据，时不时还做下笔记。

“叮铃铃——”，电话铃声响起，安祁铭拿过电话，屏幕上是一串陌生号码，可对他来说却十分熟悉。

“安医生，实验结果如何？”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深沉的声音。

“结果和我之前推论的基本一致，母体产生的电磁波增强了子体的能量，使得子体能力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。只是，”安祁铭顿了顿，接着说道：“母体刚刚觉醒，对这股波动的控制还不够稳定，导致子体受到过度刺激，伤势比较严重，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。”

“嗯，小柔那和以前一样。至于母体，你就不用操心了，接着准备下一阶段的实验吧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挂了电话，安祁铭若有所思的看了看手中的数据，又调出实验当天房间内的录像看了一遍，流程和结果都在他预料之内，只是这最后的几分钟，孙武的突然暴走让他十分困惑。因为还没有确切的理论依据，他也不敢轻易将自己的疑问在电话里告诉上头，只能自己想办法弄清楚原因。

一周后，身上各种管子夹子终于都撤走了，孙武也能勉强起身走动。这一周苏晴几乎每天都待在病房，公司里无论大事小事、各种会议都被她推了，虽然孙武知道她只是在替苏家弥补小柔的过失，但心里还是有些感动，毕竟是秦峰的副总，而不是随便找的佣人或者护工。

“今天天气很好，我们出去走走吧，顺便和你说下小柔的事情。”苏晴将手中的百合插进花瓶，扭头冲孙武轻声说道。

一听说能出去，孙武兴奋得差点蹦起来，这满是药味的病房可把他憋坏了，要不是医生拦着，他早就想出去活动活动。孙武应了一声忙不迭的就想起身，谁知被苏晴一把按回了床上。

“你躺着，我去把轮椅推过来。”语气中带着一丝命令的口吻，可孙武听来却满是关心，于是乖乖的躺了回去。

不一会儿，苏晴推着轮椅来了。她小心翼翼的将孙武挪到轮椅上，还专门拿毯子盖住他的腿部，说是担心受凉，嘘寒问暖了好一阵两人才出了房门。

闻了一周的药水味，终于呼吸到新鲜空气，孙武心情大好，于是情不自禁的伸了个懒腰。不知是不是躺的太久，身体都僵硬了，懒腰伸到一半的孙武突然不动了，只听他“哎哟”一声，慌忙拖住腰。

“哈哈~”身后的苏晴看到他的囧样不禁笑了起来，爽朗的笑声伴着一阵微风拂过，不远处的樱花树在风中摇曳，花瓣随风散落，广场上的鸽群也默契的飞舞起来。

“好温暖。”孙武心里感叹了一句，呆呆的看着远方。“好像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，自那件事以后。”

“你还好吧？”苏晴的问话惊醒了正在发呆的孙武，他回过神来不好意思的说了声“抱歉”。

“是不是着凉了，要不我们回去吧？”苏晴担心的问道。

“不，吹吹风挺好的。”孙武连忙回答，“难得出来透透气，就让我多待一会儿吧，你不是还有事和我说吗？”

苏晴点点头，顺势低下身掖了掖孙武腿上的毯子，确认包裹严实后，又帮他紧了紧衣领，这才放心的推着他继续向前。

“要是让你男朋友看见了，可是要吃醋的啊。”孙武调侃了一句，一抬头却碰上了苏晴的目光，只见她双耳通红，害羞的躲到了一旁。这下孙武也不知所措起来，本来只是想开个玩笑，没想到苏晴反应这么大，为了避免尴尬，他连忙补了一句：“你不是要跟我说小柔的事吗？快跟我说说吧，我挺好奇的。”

身后的苏晴没有出声，孙武不敢回头，也不敢继续追问，就那样安静的等待着，内心却早就乱如麻，开始胡思乱想。

“小柔曾经中过毒，影响到神经系统。”苏晴终于开口了，她也觉得刚才好像有些反应过头，把气氛搞僵了，于是赶紧调整了状态，刚好孙武主动换了话题，她就顺着说下去，“神经受损让她出现类似精神分裂的症状，小时候发病家里人都把她关在屋子里，因为怕她伤到自己还会捆住她，偶尔严重了还要电击。可能是长期受这样的折磨，心里留下了阴影，这次叔叔关她禁闭让她病情复发了。这些年她的病控制的挺好的，没怎么发作过，这一次家里人也没太在意，结果让她跑了出来，就发生了那样的事。”

“精神分裂也只会发疯，可她全身…”一想到那只妖怪的样子，孙武不禁打了个寒颤。

“那是另外的病症。”

“什么病症？居然能把人变成妖怪。” “妖怪”一词脱口而出，孙武突然意识到有些不太礼貌，正想解释，结果只听身后一阵长叹。

“苏家一直都在研究治疗方法，可惜至今都没有一套有效彻底的解毒方案，只能尽量压制住毒性不让其发作。”

秦峰集团握着药物和医疗行业的大量资源，而苏家是秦峰的掌权者，也就是说可能连这世上最厉害的医学家都没法根治小柔的毒，“这毒确实牛逼！”孙武在心里偷偷称赞了一句。

“小柔是怎么中的毒？不会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吧？”想到小柔那小妮子的脾气，孙武半开玩笑的问道。

“这…”苏晴有些犹豫，但还是开口道：“关于小柔中毒的原因牵扯到苏家的家务事，我不能透露，还请见谅。”

家务事，难不成是自己人毒自己人，这大家族还真像电视剧里那样，争权夺利、勾心斗角啊。

孙武摆摆手，回头冲苏晴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更何况是大家族，我懂我懂。”

“孙武。”苏晴轻轻唤了一声，然后深呼了一口气，好似是鼓足了很大的勇气，低声说道：“其实今天我还有另外一件事和你说。”

“什么事？说呗。”孙武并没有看到身后苏晴的一系列动作，仍旧保持着笑容，此刻他已经没再考虑妖怪的事，既然人都说了那是家务事，他作为外人也不想掺和，现在他只想着赶紧把身体养好，回去守着他店里的那些宝贝。

苏晴双手扶住了孙武的肩，这突然的动作让孙武有些措手不及，身体不由自主的颤抖了下。苏晴感受到了他的慌张，不仅没松开手，反而使劲按住了他的肩头。

“孙武，小柔的事关系到苏家的内部事务，你是个外人，叔叔担心你会泄露此事，影响到苏家的生意，所以决定让你留在苏家。”

“什么？”苏晴的话让孙武大吃一惊。

怕他泄密！要他留下！明明是苏家人把他抓来，把他打成重伤，让他知道了小柔的秘密，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他主动想要的，结果到头来却要他来承担后果，苏家内部的斗争为何要自己买单，这和八年前简直一模一样，难道就因为自己是个无权无势的普通人吗？

“你别担心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”苏晴慌忙解释。

“这件事本来就不是我的责任，莫名其妙被抓，还被打成重伤，我都还没找你们苏家要赔偿，你们却反过来要软禁我。”

“不是软禁，”苏晴连忙抢话道：“你想多了，我们只是…”

“只是什么？让我留在苏家，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了，”